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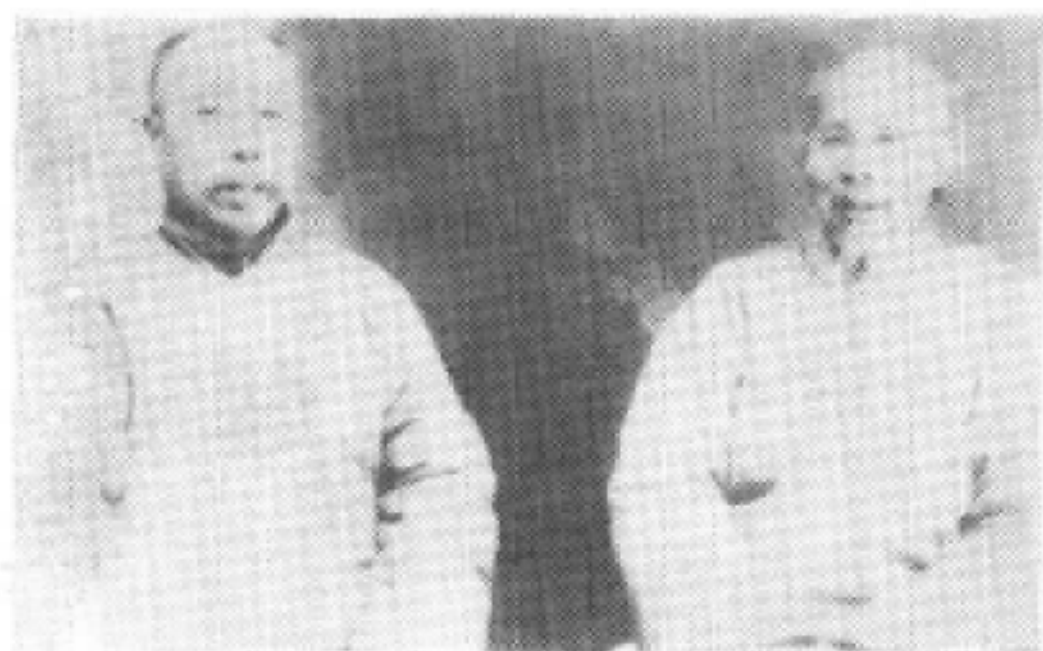


△ 1958年12月，彭德怀元帅参观韶山时，与当地干部群众合影留念。前排左六为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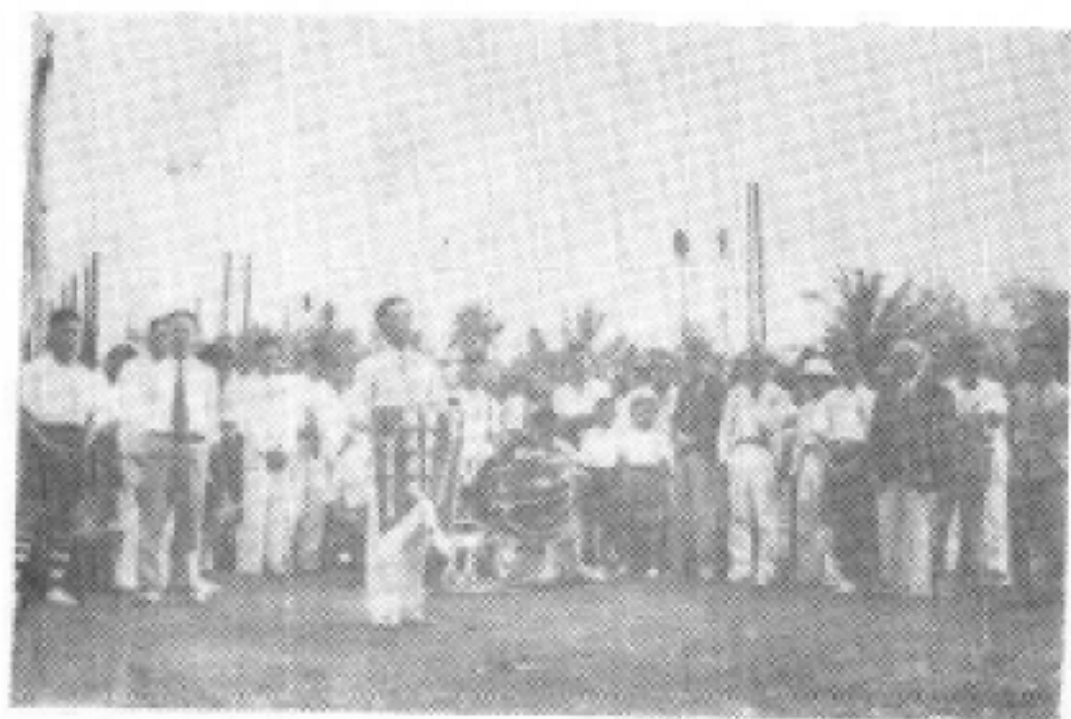
（赵志超 供稿）



△ 由新加坡华侨陈成福先生捐款塑建的彭德怀汉白玉石像，于1988年10月24日在彭总故居揭幕。图为陈成福先生（左二）在石像前留影。（胡庆云 摄）



△ 国画大师齐白石与近代诗人、书法家黎松安合影。约摄于1931年。（郭敏 赵雯 供稿）



△ 印度尼西亚华侨彭培根先生1938年率“加里答汝中华武术团”为抗日举行义演。图为彭培根先生义演前讲话。群右第二小孩即彭康道。（彭志坚 供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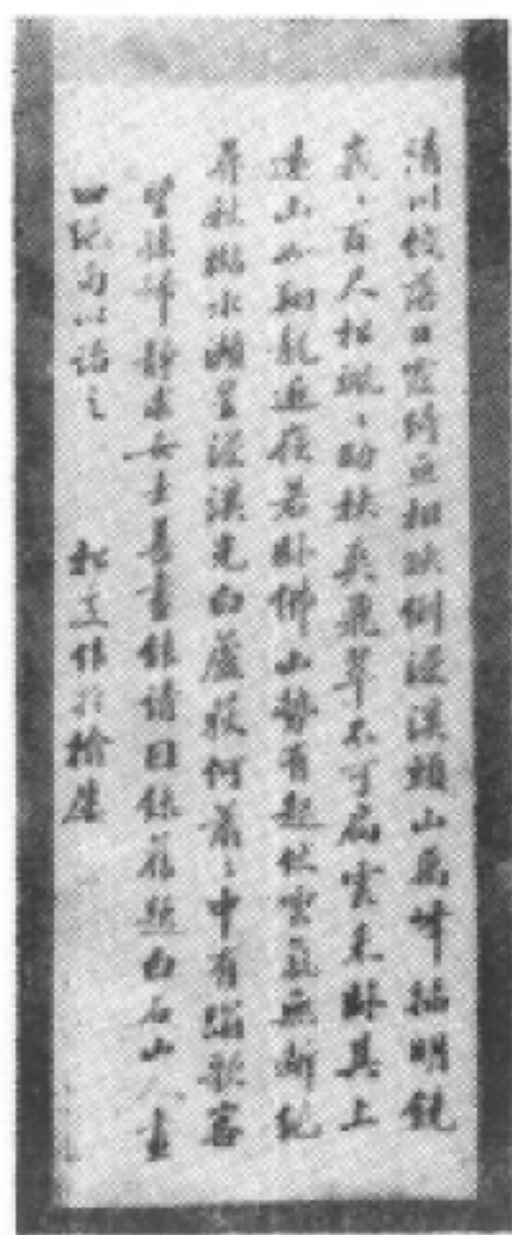
▽ 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一八三三—一九一六年）。

（何泽瀚 赵志超 供稿）



▷ 人民的好医生
梁国农。
（林惠珍 供稿）





△ 梁松安书法作品。

△ 书法家杨勣为梁煥奎题写的墓碑。

(刘振涛 摄)

目 录

纪念彭德怀诞生九十周年

铭记伯伯的教诲

——彭超超忆彭总……………赵志超（1）

彭总心想农民

——跟随彭总在响塘农村调查纪实……………戴 鼎（15）

彭总回乡纪事……………陈升早（25）

忆彭总……………李 贞（29）

彭德怀与段德昌……………王宝才（31）

教 育

毛泽东与湘潭教育促进会……………朱启袖（48）

毛泽东：《湘潭教育促进会宣言》……………（53）

私立焕新学校始末……………杨一家（55）

万青学校之源流……………唐霞嵩（59）

王凤喈与教育……………王理权 文 略（63）

我的督学生涯……………徐泽祺（68）

一个园丁的自述……………台湾 彭商育（71）

台湾教育家彭商育先生……………彭志坚（85）

工 商 经 济

旧时姜畲的工商业……………张 豫（87）

马家堰墟场今昔.....	马幸成 (94)
石潭镇“楚乾和生”经营始末.....	楚人何 (98)
我是怎样经营刘同义木厂的.....	刘立勋 (102)
花石“江西会馆”.....	何立勋 (106)

水 利

花石水库工程纪实.....	黄仲南 刘林章 (109)
---------------	---------------

武 装 斗 争

✓ 八路军三五九旅过烟山.....	王扬晖 (121)
1948 湘中一支队第四团始末.....	谭 尚 (125)

敌 伪 活 动

✓ 日本侵略军在姜畬的罪行.....	张 豫 (139)
✓ 日军蹂躏我村见闻.....	陈常淮 (143)
✓ 涟南乡敌伪维持会的前前后后	河口区文史通讯组 (145)

往 事 漫 忆

我在大革命时期的小学生活片断.....	谭肇之 (153)
1948 洛阳战役亲历记.....	徐增荣 (158)
五十年从医见闻.....	刘德安 (181)

人 物

黎松安传.....	赵志超 (189)
-----------	-----------

家世·····	(189)
交结文学少年·····	(192)
罗山诗社·····	(195)
“最早的印友”·····	(201)
邀齐白石画画·····	(204)
杉溪学校·····	(206)
结识樊樊山·····	(212)
在大革命时期·····	(215)
六十初度·····	(219)
京城邂逅齐白石·····	(221)
隐居榆庐·····	(223)
风范与家风·····	(227)
“儿为博士父诗人”·····	(231)
家道中落·····	(238)
息影田园·····	(240)
后记·····	(241)
人民的好医生梁国农·····	林惠珍 (244)
忆先父萧养晦·····	萧学良 (253)
刘起昆烈士生平·····	唐 汉 (260)
同盟会员康子建·····	陈本启 (262)
附：康子建晚年诗抄·····	(265)
湘绮老人与湘绮楼·····	黄 天 (266)
王壬秋轶事·····	张佩琳 (275)
追忆齐白石、黎锦熙两乡宿·····	赵浚川 (281)
忆阿翁黎锦耀·····	郭 敏 (284)
梁焕奎及其轶事·····	王汉枚 (288)
解元宾玉瓊·····	唐金鑫 黄仲南 赵钟灵 (294)

朱润章传略.....	朱光宇 (297)
龙山七子之一陈茯根.....	陈建纲 (299)
语言学家彭铎.....	萧栋梁 (304)
湘潭近代书法家简介.....	刘振涛 (306)
王纶之死.....	杨 嗣 (313)
我所知道的黄光焄县长.....	刘耀坤 (317)
王捷俊其人.....	王种国 (322)
海外赤子心	

——追忆先父彭培根先生

..... 印度尼西亚	彭康道 (325)
-------------	-----------

风 土 人 情

地灵人杰晓霞山.....	林子桓 黎金霞 (330)
后 记.....	(334)

图 片

- 彭德怀、周小舟1958年12月参观韶山，与当地干部群众合影留念
- 华侨陈成福先生在他捐款塑建的彭德怀汉白玉石像前留影
- 华侨彭培根先生率“加里答汝中华武术团”为赈募灾款举行武术及舞狮表演时演说的留影
- 国画大师齐白石与近代书法家、诗人黎松安合影
- 近代国学大师王闾运像
- 人民的好医生梁国农遗照
- 书法家杨钧为梁焕奎墓题写的墓碑
- 黎松安书法作品
- 封面照片：毛泽东、彭德怀、齐白石、杨度、黎锦熙

铭记伯伯的教诲

——彭起超忆彭总

赵志超①

彭起超同志是彭德怀同志的大侄子、彭荣华烈士的儿子，现为武汉空军某部师级离休干部。1986年6月，彭起超回到家乡湘潭，逗留了一个星期。笔者曾特地拜访他，听他谈起彭总生前对他的亲切教诲。

我的老家在湘潭县石寨彭家围子，父亲彭荣华，是彭德怀同志的三弟，辈名清源，生于1903年，1940年被国民党杀害。母亲龙国英，解放后当选为省人民代表和军烈属劳动模范，1965年去世。

我原名彭康能，属康字辈，后来改名彭起超。我生于1928年，正是伯伯领导平江起义的那年。以后伯伯上了井冈山，我便在家靠打柴、看牛、讨米度日。

父亲被反动派杀害时，我才12岁，为寻找光明，我离开家乡，在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辗转到达太行山八路军抗日根据地。此后，我便在伯伯彭德怀身边生活、学习

①作者系本会文史专干。本文系根据彭起超口述记录、整理，并经彭本人审核。

和工作，接受伯伯对我的教诲。由于我在侄辈中居长，伯伯对我最疼爱，要求也最严格。他时刻都关心着我的成长和进步。“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打成彭德怀的“黑爪牙”、“孝子贤孙”。伯伯平反昭雪后，我到王震同志家作客，王老曾诙谐地对我说：“你这个孝子贤孙做到了没有？做到了，就是一个好共产党员！”

而今，伯伯的教诲仍时常回响在我的耳边。

(一)

伯伯平生最喜爱小孩，而他自己却没有生育儿女，他把自己的感情全倾注到我们这些侄儿侄女和其他革命烈士后代的身上。

我来到伯伯身边后，先是在部队当兵，而后才被送去读书。伯伯爱我疼我，对我要求严格，真是集慈母严父二者于一身啊！

1944年我来到了延安。记得我在延安中学读了一段时间的书后，正值胡宗南进攻延安。伯伯要我去前线打仗，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他把我交给三五八旅政委余秋里，又当着我的面说：“老余！我把这个小家伙交给你，请你管严点，决不能马虎，不然我会唯你是问！”

全国解放后，伯伯住在北京中南海，我妈妈龙国英从老家湖南赶来看望伯伯，伯伯热情接待了她。妈妈见伯伯没有儿子，便要求把我过继给伯伯为嗣，并说：“长子过长房好。”伯伯沉默了一下，坚定地说：“不必了，过继

与不过继，反正都一样！所有的革命后代，都是我的后代。”又说：“三嫂，请你放心，我会把起超他们带好的。”

伯伯除了抚育我的几个弟妹和二伯金华的一儿一女外，还同时收养了几个烈士的子女。记得在北京中南海时，伯伯经常给黄公略的女儿黄岁新买这买那，把岁新当亲生女儿一样看待。有一次，伯伯从外面买回两件雨衣，他先让左权烈士的女儿左太北挑选，再让我妹妹彭钢挑选。伯伯说：“岁新和太北的爹爹都牺牲早，太北的妈妈在外地，岁新的妈妈又有病在北戴河疗养，我们更应该好好照顾她们才是。”伯伯平时省吃俭用，把省下的钱，用来接济其他烈士的遗属和有困难的战友、亲戚，这已经是常见不鲜的事了。

(二)

在保卫延安时期，我曾担任过连长、营长，还负过伤，手掌至今仍留有伤痕。解放后，组织上送我进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

1952年，部队实行授衔。按理，我应当被授予大尉以上的军衔，但是——

一天，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到中南海伯伯家汇报工作，伯伯顺便问起我在学院学习时的表现。

“我那个宝贝侄儿学习怎么样？”伯伯问。

“很吃力，是基础差了一点。”陈赓同志说。

当陈赓讲到学院准备授予我上尉军衔时，伯伯十分慎重地说：“请你们再考虑一下，我的意见是授予他少尉军

衔。”陈赓说：“这是群众评定，党委审批的。起超他1942年参加革命，授上尉军衔并不算高。”伯伯认真地说：“根据他的德才，我看还是授予少尉军衔合适。”接着又“将”了陈院长一“军”，“你陈赓不要看我是国防部长、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就对我的亲属给予照顾呀！”陈赓被伯伯这么一“克”，便没作声了。

后来，军事工程学院党委采纳了伯伯的意见。

为了此事，我老不大高兴，认为学院党委有意压低了我的军衔，并去找陈赓院长“评理”。陈赓同志说：“你去找你伯伯谈谈吧！”于是，我带着闷气来到了中南海，找到伯伯说理。伯伯见我是为授军衔的事而来的，便习惯地板起了面孔，他眼睛一鼓，吼道：

“长伢子(我的乳名)！你是要官还是要革命？你出来是为了什么？你不是说要为你父亲和你二伯报仇吗？”

“中央军委有文件，军事学院给我定的军衔是符合文件精神啊！伯伯，你不是故意压我吗？”我有些愤愤不平地说。

“对你，我就是要压！跟我一起参加平江起义的，都压了！你是我的侄子，当然更不例外，并且还要严格一些！”伯伯还反复强调说：“我们共产党的军队不搞裙带关系！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军队，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不能伸手要官！”

然而，无论伯伯怎么说，我总是听不进耳，因为我觉得他把我压得过火了，真有点不近“情理”。我想不通，又去找伯伯，说：“你当国防部长，我彭起超就不当兵了，回

家种田去！”

“嘴！火气还不小哩！”

我赌气不理伯伯，整天躺在床上，不吃饭，让自己饿肚子。伯伯心疼了，和气地对我说：“起超，你对我有意见，可不能对肚子有意见啦！你说不当兵了，要是饿坏了肚子，怎么回家种田？”

我吃罢饭后，伯伯又来找我谈心了，他说：“你是我家里人，你还不能理解我！跟我参加平江起义的人，军衔都压了一级，那他们又该怎样理解呢？你要明白，这完全是为了顾全大局呀！”他又接着说：“你二伯父、你父亲，还有你贵哥（指我堂兄彭佩林）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连社会主义新中国都没有看到。你在新社会里，吃饱穿暖，党送你读书，还给你授军衔，给你军官待遇。你这是享谁的福呢？你要多想一想自己对革命、对人民做了些什么，还要想一想那些为革命献出了生命的先烈。在级别待遇面前，干部子弟要带个好头。”伯伯的一席话，说得我低下了头。

（三）

伯伯时常教育我们不要忘本，一辈子都要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我和弟妹的衣服总是缝了又缝，补了又补。我们吃的伙食也很普通，平时到大食堂买饭吃，只有节假日才允许加一两个菜。

1944年底，我在延安，部队发给我一套军装。由于练兵打仗，摸爬滚打，这衣服不久就破了，管理科的同志

这我送来一套新军装。我穿上，那同志说：“起超，你着给衣服推合适的。”这时，正好伯伯来了，看我穿了新军装，说：“起超，把你那套旧衣服给我看看。”我惶恐地把衣服递给伯伯。伯伯一看，说：“这还可以穿，你把新衣服脱下来，晚上我来找你。”

到了晚上，伯伯来了，并带了针线、碎布和粉笔。他把我的旧衣服摊开在床上，在磨破的地方划上粉笔，再将碎布贴上，用针线一缝一纹，口子便贴紧了。“起超，你过来，伯伯教你补。”伯伯把衣服交给我，手把手地教我补起来。并说：“你学着补，慢慢就会补的。”我很不“里手”，补了几下，竟把前襟连着后页一块缝上了。伯伯说：

“这怎么穿呀！还是我来。”他又耐心地把它拆开，重新一针一线地缝着，直到缝好。“明天你穿上这套旧衣服，把那套新衣服送回管理科去。”伯伯把衣服递给我。见我仍在迟疑，于是又开导地说：“现在国民党搞经济封锁，棉花有困难，老百姓的衣服布匹都十分紧张，我们应当处处为老百姓着想。”听了伯伯的话，第二天我便把衣服上交了。

1945年重庆谈判时，我随王震同志到重庆；因工作需要，组织上特意为我购了一双皮鞋。谈判结束后回到延安，机场上欢迎的人很多，场面很热闹，我一下飞机，就见到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和伯伯，还有林伯渠、任弼时等同志，均到机场迎接。伯伯见我从重庆回来，很是高兴。他把我上下打量了一遍，忽然注意到我脚上那双崭新锃亮的皮鞋，问道：“哪来的？”我回答说：“为方便工作，中共中央重庆办事处替我买的。”伯伯说：“起

超，你是要到白区工作了吗？”我说：“暂时可能不要去了。”“那你到枣园后，把鞋子脱下擦干净。送到管理科去。”可我怎么舍得把这双心爱的皮鞋交上去呢？我说：

“这是公家给我买的。”伯伯说：“那是工作需要。现在，你既不去白区，就不需穿这样的皮鞋了。你把它交了，别人还可以穿，这样可为公家节省开支。”他又说：

“我们当兵的，吃农民粮，穿农民衣，要五个农民才能负担我们一个啊！不为农民着想，不为农民减轻负担，怎么行哩！”我只好服了。

伯伯处处为老百姓着想，时时想到勤俭节约。他不仅口里讲，而且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给我们树立榜样。他的一个牙刷用得连茬都差不多没了。我实在过意不去，便建议道：“伯伯，牙刷该‘换朝’了。”伯伯说：“不，还可以用。”接着，他跟我讲牙刷的制作工艺，讲制作牙刷的艰难。他说：“制牙刷要猪鬃，猪鬃要从猪身上取，一头猪，老百姓不知要喂多长时间。猪鬃拔下来后要加工，加工又不知要经过多少工序，才能变成牙刷。最后还需通过物资交换，才能到达我们手中。”哎，拿伯伯真没办法。

（四）

在保卫延安时，有一次，伯伯到西北视察一个连队，吃饭时，连队给伯伯加了一道菜——炒鸡蛋。伯伯没有吃，走到厨房见战士吃的菜中没有荤菜，便把炒鸡蛋倒在连队炒菜的大锅里，让大家分享。这虽然只有一碗炒鸡蛋，大伙每人还吃不到一点点，但战士们深深为伯伯的精

神所感动。

伯伯就这样，时刻想着别人，想着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解放后，有一次我到中南海去，伯伯留我在他家玩。我见他院子一棵海棠树上结满了熟海棠，便嘴馋起来，爬上树去摘了几颗。伯伯见了，批评道：“你不要一个人独吞了。这海棠树是工人们浇水、施肥培养出来的，他们流了那么多汗水，自己还没吃到果子呢。”

我在北京师大附中三部读书时，不慎将一块手表掉了，而这块表是我向别人借的。怎么办呢？当我把失表的情况告诉伯伯时，伯伯认真地说：“损坏东西要赔，掉了人家东西同样要赔。”于是伯伯将他收藏的宋庆龄同志赠他的一块旧表给了我。同时又给了我五块钱，说：“你把这块旧表配个发条修好，再给别人送去。”我点点都按他说的做了。（后来，我见那块表是宋庆龄同志赠的，很珍贵，便趁有点余钱时再买了块新表，将旧表赎了回来。伯伯平反后，我把这块表献给了故居陈列室。）

庐山会议后，伯伯从中南海搬到吴家花园居住，我和妈妈常去那里看他。每次去，伯伯总要留我们住几天时间。有时妈妈想出去看看热闹，伯伯便亲自把她送上公共汽车。妈妈有些不高兴，问伯伯为什么不能派辆小车。伯伯解释说：“车子是配给我办公用的。”你们到我这里来，我表示欢迎。但出去玩，我可不能用公家的车啊！”

(五)

全国解放后，伯伯担任了国防部长，他对祖国的海防建设非常重视。一次，伯伯到沿海前线视察，驻地有一个团，团领导治军不严，士兵不注意爱护武器，使武器生了锈。伯伯目睹此情，非常生气，派警卫员把团长叫去，狠狠批评道：“你是团长，怎么不管管你的士兵，好好的武器日晒夜露，盖也不盖，让它生锈？当兵的不爱护武器，打起仗来会成什么样子？我要撤你的职，送军法处处理！”伯伯声色俱厉，吓得那团长直发呆。吃午饭时，伯伯见团长没有来吃饭，便问那位团长的警卫员：

“团长怎么没来？”警卫员说：“他是怕您。”伯伯便去找那位团长说：“我刚才批评你，有对的，也有错的。批评你们不爱护武器，是因为你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撤你的职，送军法处，我没有那个权力，我错了。我向你承认错误。不过，你对我彭德怀有意见，可不能对肚子有意见呐，饭还是要吃的。”团长终于一起吃了饭。

伯伯虽然爱发脾气，但也不乏诙谐和慈祥。他的生活习性是早起，散步，饭后即办公。中午做做午睡。稍闲出去散散步。散步时步子很慢，头略向右偏，双手后背，象是思考问题，那样子，给人一种既严肃又幽默的感觉。

在延安时，有一次，伯伯拿出一本鲁迅的《阿Q正传》叫我看。我文化水平低，对文学一窍不通，对鲁迅作品尤其读得少，自然引不起兴趣。我看了几天也没有看进去，便把书还给了伯伯。伯伯问：“你全看完了？”